

荣获首届国家图书奖

百花散文书系·现代部分

主 编 林 呐 徐柏容 郑法清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陸象舫



散文选集

百花散文书系·现代部分

主 编 林 呐 徐柏容 郑法清

陆

象
虫
散
文
选
集

袁振声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陆蠡散文选集/袁振声编. —3 版.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9. 6

(百花散文书系. 现代部分)

ISBN 978—7—5306—5322—7

I. 陆... II. 袁...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 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79901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ish@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ish.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印制

*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9.25 插页 2 字数 205 千字

2009 年 6 月第 3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20.00 元

序 言

袁振声

陆蠡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散文作家，一位有着独特风格的散文名家。作为文坛上的一位后起之秀，陆蠡的人生之路不长，文学生涯短暂，创作成果也不丰盛，然而如同他那“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人生价值一样，他的散文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不容忽视的光荣的一页，其魅力是长存的。

—

陆蠡(1908—1942)，原名考源，字圣泉，曾用笔名陆蠡、陆敏、卢蠡、大角等。浙江天台人。幼

时受到父亲启蒙教育，并入私塾。一九二〇年入杭州蕙兰中学补习英语。翌年跨越初中，考入之江大学附属高中部。一九二四年入之江大学机械系。一九二七年考入上海国立劳动大学，至一九三一年毕业。同年秋天，到福建泉州平民中学任教，并与友人吴朗西、陈瑜清、伍禅等创办泉州语文学社。一九三三年开始散文写作。次年 to 上海南翔立达学园农村教育科任教。一九三五年任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编辑，结识了著名作家巴金。“八·一三”战争爆发后，留守“孤岛”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并于一九三八年创办综合性半月刊《少年读物》。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期间，业余继续从事散文写作和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一九四二年四月，不幸被日伪宪兵队拘捕，不久即惨遭杀害。牺牲时年仅三十四岁。陆蠡一生光明磊落，高风亮节。在他生命的尽头，面对敌人的刑审，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巴金在《怀陆圣泉》中深情地称颂道：“在我活着的四十几年中间，我认识了不少的人，好的和坏的，强的和弱的，能干的和低能的，真诚的和虚伪的，我可以举出许许多多。然而像圣泉这样有义气、无私心、

为了朋友甚至可以交出自己的生命、重视他人的幸福甚于自己的人，我却见得不多。”陆蠡以自己崇高的人格，写就了一部光彩照人的人生大书！

陆蠡一生好学博识。他不但酷爱文学，而且对自然科学也有广博的修养，他的书房里是“一架一架自然科学的书籍”（刘西渭：《陆蠡的散文》）。他对天文学尤感兴趣，上大学期间，常常夜晚看星座，还搜集了许多中国古时星宿的名称，并和西方星座的名称相对照，画出了几张颇为有趣的星座图。这些，在他的散文创作中均有生动表露。他曾编写了大量科普小品。如以大角的笔名撰写了一组《少年天文台》，连载在由他主编的《少年读物》上；以圣泉的署名叙写了《檐溜》、《尘》、《观察和实验》、《雷电》、《星期日的由来》等知识小品，发表在《少年读物》、《宇宙风》等报刊上；在“八·一三”沪战期间，他收集剪辑了当时各报揭露日寇施放“毒瓦斯”的报道材料，编写了预防化学武器袭击的科普宣传文章。对音乐陆蠡也有偏爱，时常入神地弹奏钢琴。对外语也倍感兴趣，他精通英、法两种外文，还自修过日语、俄语和世界语。他曾翻译出版了屠格涅夫的《罗

亭》、《烟》，拉玛尔丁的《葛莱齐拉》，以及一些自然科学方面的论文等。

自然，陆蠡的主要成就还是在散文小品的创作上。陆蠡一生共出版三本散文集。第一本散文集《海星》出版于一九三六年八月，收作品二十五篇。集内一、二、四辑发表于卞之琳、巴金主编的《水星》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号上；三、五辑写于一九三六年春，其中《松明》、《红豆》两篇曾载于孟十还主编的《作家》一九三六年七月号上。全书均为散文诗式的小品，内容多是对幼年生活的追忆。第二本散文集《竹刀》出版于一九三八年三月，收作品九篇。全书分上、下两集，上集自一九三六年六月起至十二月止，下集起自一九三七年一月迄四月。这本书的写作，正如作者所说，他已失去“搜寻感怆的比兴”，而是追觅现实生活中“更高贵的东西”。它标示出作者的创作已走向成熟。该书正待出版时，“八·一三”战事爆发。作者特增写《附记》，并强调指出：“半年间中国版图变色了。多少人死亡了，流离失所了。这神圣的民族解放的斗争将仍继续着，我惭愧这小小的散文集未能予苦难的大众以鼓励和慰藉。”此后，

他便尽力使自己的创作对“苦难的大众”起到“鼓励和慰藉”的作用，因性格气质所限，仍未能写出“号角”式的篇章。一九四〇年八月，他出版了第三本散文集《囚绿记》。书中收入一九三八年秋至一九四〇年春所写的九篇作品。全书分三辑，并有自序。该书的出版，显示出作者的创作已达到纯熟的境界。

从一九三三年发表处女作《海星》至一九四二年去世，陆蠡从事文学活动尚不足十年，发表散文作品不过四十余篇；然而正如“海星”虽小却晶莹可爱一样，陆蠡的散文却自有其不可低估的思想与艺术价值。他虽然算不得“文豪”、“巨匠”，但诚如巴金所说：“他有写作的才能”，“他的散文和翻译得到了读书界的重视”（《怀陆圣泉》）。卓异的人格，诗人的情怀，以及对散文艺术的精心探索，使陆蠡的散文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二

真纯的文格，是陆蠡散文的一个显著特色。任何作品都呈示着或优或劣、或高或下的文格。

所谓文格，其实也就是作家人格的艺术再现。古人云：“文贵有我。”“有我”，就是有作家自我的艺术个性，有作家自我的独特人格。不管作家本人是否清醒地意识到，其作品总是鲜明地呈现着作家自身的人格。对于散文作品来说，作家的人格则表露得更为直接、更为显明。在谈到我国现代散文的创作时，郁达夫曾指出：“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以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并且强调，比之小说，现代散文“更是带有自叙传的色彩”（《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艺术实践表明，作家的情操、志趣、品性、气质，总是要渗透在他所营构的散文世界里。我们读陆蠡的散文，可以感受到一种真纯的思想与艺术的魅力。这种魅力无疑源于他那颗“黄金”般的心。

在几乎追忆陆蠡的每一篇文章中，人们都用“璞玉”、“黄金”、“崇高”之类的词语赞誉陆蠡的心灵。他襟怀坦诚，大公无私，心地善良，品行端正。正是这种崇高的人格，赋予了他的作品以真纯的精神境界。评论家刘西渭说得好：“陆蠡的成就得力于他的璞玉一般的心灵。”（《陆蠡的散

文》)“璞玉”般的心灵,净化了他的情思、文思,成就了他散文的真挚、纯净的艺术境界。

古人云:“万古常青,只有一真耳。”真,是艺术的生命,更是散文成败的关键所在。对散文来说,真,意味着不仅要真实地描述自己的所作所为,而且要真实地表现自己的所思所想,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陆蠡的散文,情真、意真,呈现出强烈的真挚美。《海星》集内的篇章,多属展示“童心”之作。作者以诚挚而富有情趣的笔触,剖示孩童的心灵,讴歌稚嫩的生命,为我们描绘出一个个真切而又令人神往的童话世界。《竹刀》集的创作,诚如作者所说,是他“生命的里程碑”,是出于对既往人生旅程的“纪念”(《〈竹刀〉后记》)。这种严肃的创作态度,决定了他的散文写作必然要恪守真而不伪的原则。作者称自己的“感喟”不过是“凡人之情”。唯其是着眼于表达“凡人之情”,所以不论欢歌还是“苦吟”,不伪饰、不矫揉,情真意切,楚楚动人。《囚绿记》集叙写的是作者“吞吐的内心的呼声”、“心灵起伏的痕迹”(《〈囚绿记〉序》)。作者对理智与感情的矛盾,心灵深层的隐私,都不加掩饰地予以展呈。《寂寞》着力坦示

了作者内心的“寂寞”，《囚绿记》在赞颂“绿友”的同时，也坦露了要占有它的“自私”的念头。“吞吐”的“呼声”，“起伏”的“心灵”，在作者笔下都得到了真率的表呈。在《八哥》中，作者描述了主人对八哥叫声的“达意”，并由此联想到某一种人的“聪明”：“善于曲解各种话”；联想到某一种人的“愚笨”：“异类说的含糊的话，也往往当作真的人说的话了”。不曲解人意，不以假当真，真诚地作人，诚实地生活，这便是陆蠡为人处世之道。作者的这种人格，赋予了他的作品以真率的品格。

陆蠡的散文，不仅真，而且纯，——呈现出一种纯净、高洁的审美风范。在处女作《海星》中，作者满怀深情地描述了一位孩子手捧贝壳，“一心要摘取满贝的星星，一半给他亲爱的哥哥，一半给他慈蔼的母亲”。追寻光明，呼唤美好，《海星》以它高雅的思想境界，昭示了陆蠡全部创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他的代表作《竹刀》和《囚绿记》，最能体现他的这种审美指向了。在《竹刀》中，作者礼赞了一位见义勇为、视死如归的青年山民。面对木行老板的贪得无厌的逼迫，这位山民用竹刀勇猛地刺进盘剥成性的老板的胸膛，大

灭了吸血鬼们的威风，大长了山民百姓们的志气。在官厅受审时，他坦然自若，不动声色地用竹刀刺进自己的左臂，以证实竹刀的威力。作者对这位山民性格的刻画，也是对自己心灵的写照，——借助山民的壮烈行为昭示自己的胸怀，寄托自己的理想。几年之后，作者面对凶敌，刚直不屈，舍身成仁，保护了自己和祖国的尊严。这种自我牺牲的悲壮精神，与《竹刀》中的青年英雄的神情气度何其相似！

在《囚绿记》中，作者借助对绿色植物常春藤的赞美，表露了自己乃至整个中华民族追求光明的圣洁灵魂。作者以“常春藤”为“绿友”，朝夕相处，息息相关。被“囚”的“绿友”，失去了阳光，“好像病了的孩于”，然而“它的尖端总朝着窗外的方向”。作者“珍重地开释了这永不屈服于黑暗的囚人”，并“向它致诚意的祝福，愿它繁茂苍绿”。在异族入侵、祖国受辱之际，作者写“绿”赞“绿”，显然不是迷恋景色，而是借助绿色的生命，展示自己向往光明的心境，抒发自己热爱祖国的激情，赞颂中华民族渴求自由、坚贞不屈的精神。“绿色”，既是作者的本色，也是他的散文创作的

基本色调。

作者诚然向往和赞颂美与善，但决不因此而回避和掩饰丑与恶。在他笔下，美与丑、善与恶总是相对立而存在，相交织而呈现。在以劳苦大众为表现对象的作品中，作者既赞美了他们质朴、善良的高贵品性，又展示了他们困顿、悲苦的生活境遇，并揭露了旧势力的不义、残酷。在讴歌美与善的时候，决不掩饰现实的冷酷与阴暗，在剖示自己情怀的时候，决不回避内心深处的矛盾与苦闷，这种艺术追求和表现，使得陆蠡的作品具有了真纯的品格。

三

浓幽的诗意，是陆蠡散文的又一重要特色。在文学四大家族中，散文与诗最为亲近。唯其如此，一些散文家在革新散文文体时，往往诗化散文，把散文当作“最高的艺术”——诗来写作。陆蠡是以写作散文诗而步入文坛的，后期的风格虽有变异，但使散文诗化，却是他一贯的艺术追求。散文诗化，使陆蠡的散文具有了诗的特质、诗的

魅力，具有了浓郁的诗意美。

诗意，亦即诗的意境。诗的意境，是一种高品位的艺术境界。它要求情景交融、形神兼备，做到主观之“意”（情与理）与客观之“境”（形与神）的和谐统一，从而创造出一种富有感染力和启示力的艺术世界。正如苏联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所说：“真正的散文是充满着诗意的，就像苹果饱含着果汁一样。”（《散文的诗意》）优秀的散文总是具有诗的意境的。陆蠡的散文，不论绘景咏物还是写人叙事，都不止于对审美对象的客观描摹，而是以自己的心灵拥抱题材，通过诗意的联想、诗情的渗透，创造出浓幽的诗的意境。《海星》集内的作品，既是诗又是画，每一篇都创造了一个令人心醉的意境。《海星》中的孩童，竟然幻想用贝壳摘取星星，而且是那样痴情，那样执著。看似异想天开，然而这出于一颗稚嫩的心灵，叫你不能不信，并且为之动情。这里，人是诗化的，景是诗化的，事是诗化的。“海星”闪闪，情深意浓，意境优美，堪称一首“童心赞”。《荷丝》向我们描述了荷花姑娘与蜻蜓公子的爱情故事。作者从“荷梗中有抽剪不断的细丝”提炼诗意，由“荷丝”幻

化出“爱思”，进而生发出奇妙的联想。作者把荷花与蜻蜓的状貌神情，巧妙地与处女、公子相比拟，形与神、景与情自然融汇，妙趣横生，构成一个诗意盎然的艺术境界。《海星》集中的不少篇章，可视为咏物之作。作者笔下之物，不仅有情意、有性灵，而且写来又不止于咏物，而是托物言志，抒写自己对人生的诗意感受。这些作品小巧玲珑，富有诗体美。从形式和诗趣看，它们可以说是二十年代出现的“白话小诗”的扩展和变种。由于篇幅过于短小，作者的思想也尚未成熟，所以它们显得容量小，力度不足。

如果说《海星》集尚侧重于主观感兴，那么此后所写的《竹刀》集、《囚绿记》集则是趋向于写实了。不过这种写实仍是饱含诗意的。《竹刀》显然是以“竹刀”行刺作为中心事件，然而作者写来，却迟迟不提“竹刀”，迟迟不让主人公亮相，而是先纵笔泼墨，着力描绘山景的明媚秀丽，继而引出少女变作石像的古老神话，然后才正面描述青年英雄行刺的壮举。通过背景的精心设计，气氛的着意渲染，使故事具有了浓郁的诗情画意，让英雄染上了浪漫主义的传奇色彩。

一般说，状物、写景、叙事的作品，营构浓郁的诗意尚非难事，而侧重于说理的文章要做到这一点，就不那么容易了。但陆蠡的《光阴》虽属杂感之类，却写得诗趣洋溢，情致动人。“光阴”，表现这样的命题，写法上往往要以议为主。本文却别开生面，通过诗意的联想，使议论隐含在饱含诗情的叙述与描写之中。“如若人们开始爱惜光阴，那末他的生命的积储是有一部分耗蚀的了”，——作者以这一富有诗意的感念为审美内核，从而诗化了文章的意蕴。在写作中，作者借物比兴，以事喻理，变抽象为具体，化平淡为神奇。“犹如拥资巨万的富家子，他可以任意挥霍他的钱财，等到黄金垂尽便吝啬起来，而懊悔从前的浪费了。”——文章借助这种典型生活事例，阐述年轻人往往不知珍惜光阴，既贴切又形象，富有感染力与启示力。作者以“表”、“钟”、“日历”、“落叶”、“阳光”比拟抽象的“光阴”，赋予它以鲜明可感的形态。文章力避枯燥的议论，而是尽量借助奇妙的比喻来表述“光阴”的流逝。如：“表和钟”“金属的利齿窸窣瑟瑟地将光阴啮食，而金属的手复的的答答地将时间一分一秒地数给

我。”“光阴是推移得太慢了，像跛脚的鸭子。”“正如执捶的孩子驱着鸭群，唿哨起快活的声音促紧不善于行的水禽的脚步，我曾用欢笑驱赶我的光阴。”全篇可谓妙喻连珠，而且一个比喻往往就是一首诗、一幅画。文章不仅以具体事物类比，而且以在近郊散步见“落叶”而知“秋”的感触为意境中心，由此生发，聚合全篇，从而创造出一种完整统一的、有声有色的、情理交融的的美的意境，读之既耐人寻味，又动人心弦。

别林斯基曾指出：“诗和哲学不仅已经不彼此排斥，而且不断地相互帮助，相互支持，甚至融合到这种地步，有些哲学著作你会首先把它称作是诗的，而把诗的作品称作是哲学的。”（《别林斯基论文学》）诗化散文固然需要创造诗的意境，但诗意味美的核心却既不在形象，也不是感情，而在其内蕴的哲理性。所以，诗的意境的创造要以哲理的开掘为中心、为指向。《囚绿记》所记叙的不过是作者旅居故都北平的一所有绿影的房间这样一个生活琐事。然而通过深入发掘，作者于平淡中呈现出丰厚的意蕴和深邃的哲理。常春藤，不过是一棵普通的绿色植物；但在作者笔下，它却是那